

下
编

道教义理综论

李养正 著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B958
50
:2

12

道教义理综论

李养正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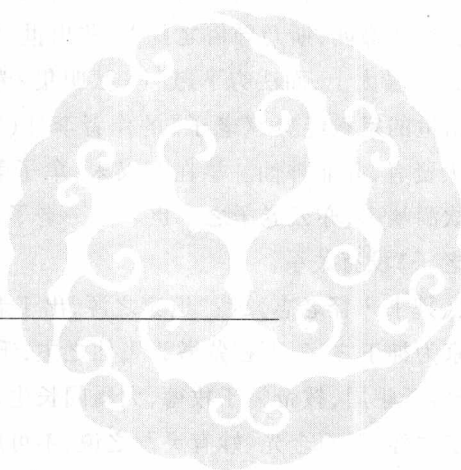
宗教文化出版社

《道藏》研究

下

编

道教义理综论



第五章 道教义理与先秦道家学说

第一节 道教义理与《老子》

南北朝梁刘勰《灭惑论》云：“案道家之法，厥品有三：上标老子，次述神仙，下袭张陵。太上为宗，寻柱史嘉遯，实惟大贤，著书论道，贵在为无为，理归静一，化本虚柔；然而三世弗纪，慧业靡闻，斯乃导俗之良书，非出世之妙经也”。又云：“今祖述李叟，则教失如彼”，“举号太上，而法穷下愚”（《弘明集》卷八）。他指出《老子》只是导世良书，而非论出世的宗教经典，《老子》的作者李耳（字伯阳，谥曰聃，或曰太史儋、老莱子）也只是大贤者，并非神仙。早在东汉末，牟子著《理惑论》便指出：“为道者，或辟谷不食，而饮酒啖肉，亦云老子之术也。……老子著五千文，无辟谷之语。”实际上是说道术与《老子》没有关系。

而齐魏收《魏书·释老志》云：“道家之源，出于老子。其自言也，先天地生，以资万类，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，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，千变万化，有德不德，随感应物，厥迹无常。授轩辕于峨眉，教帝喾于牧德，大禹闻长生之诀，尹喜受道德之旨，至于丹书紫字、升玄飞步之经，玉石金光、妙有灵洞之说，不可胜纪。”

上述两说，显然相互抵牾。前说是学术界对道教之指摘；而后者则是据道教徒一贯之宣教。时至近代，两说仍然并存，学术界多执前说，而道教徒仍执后说，认为道教萌芽于道家。究竟应当如何认识这一问题，我以为探讨史实必须以尊重客观历史为前提。

一、从《老子五千文》到《道德真经》

《老子》，也称《老子五千文》、《道德上下篇》，在战国时代已受到社会重视，《礼记·曾子问》、《庄子·天下》、《韩非子》中之《六反》《内储说下》《亡征》中均引载《老子》之言论。归本黄老的韩非子并撰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以明老子之术。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后司马迁评述说：“老子所贵，道虚无因，应变化于无为，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。庄子散道德放论，要亦归之自然；申子卑卑，施之于名实；韩子引绳墨、切事

情、明是非，其极惨澹少恩，皆原于《道德》之意。而老子深远矣。”足见其影响之大。

在秦汉时期，秦《吕氏春秋》、西汉《淮南子》《说苑》等巨著均有引演老子之术的篇章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，当时传述老子之学的有：“《老子邻氏经传》四篇，《老子傅氏经说》三十七篇，《老子徐氏经说》六篇，刘向《说老子》四篇”。并谓：“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，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，然后知秉要执本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人君南面之术也。合于尧之克攘，《易》之谦谦，一谦而四益，此其所长也。及放者为之，则欲绝去礼学，兼弃仁义，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。”汉武帝时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其《太史公自序》也只说道家之学，“其为术也，因阴阳之大顺，采儒墨之善，撮名法之要”，是集诸家之大成。均未见有宗教色彩。

虽然史书有上述评介，但也并不排斥《老子》的社会价值在汉初已开始发生变化，一是汉初文帝、景帝时期（公元前179—前141年）皆提倡《老子》之学，以黄老清静之术治天下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记载：“乃至孝景，不任儒者，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。”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：“窦太后好黄帝、老子之言，帝及太子、诸窦不得不读《黄帝》《老子》，尊其术。”《史记·乐毅列传》：“乐臣公善修《黄帝》《老子》之言，显闻于齐，称贤师。”由于统治者的倡导，《老子》之学蔚然兴起，声誉高涨。二是神仙家向道家哲学流派靠拢，吸取老庄学说中的一些神秘主义思想因素，作宗教性比附、解释与引申，逐步渗透，逐步融合。本来活跃于燕齐滨海一带的方仙道，有术而乏理论，他们曾经吸取先秦驺衍的阴阳五行说，可是仍未能提供建构神仙学的基本理论依据，同时其人其说亦远不如“老子”声誉之高。正是由于神仙家逐渐依附，《老子》在社会上有些人的心目中，便也慢慢腾起了神秘的烟雾。据史书记载，首先敲道家之门的方仙之士，便是“河上丈人”。《史记·乐毅列传》：“乐臣公学《黄帝》《老子》，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，”后人称之为“河上公”。汉代方仙士依据河上公之遗教，造作了《老子章句》（旧题“西汉河上公作”，今人有考证为东汉作品）。认为“虚极”与“恍惚”之“道”产生元气（即“一”），元气生万物，倡导“怀道抱一守五神”的修养方法，相信“人能守一使不离身则长存”，“人能养神则不死”，从而宣传“用道治国则国安民昌，治身则寿命延长”，把《老子》变成了治国修身和修养成仙的经典。以后求神仙的方士们，便是从《老子章句》得到启发和依据，更为援引、附会、演绎以自文其教。由于《章句》将《老子》分为八十一章，以前三十七章为《道经》，后四十四章为《德经》，故以后又称《老子》为《道德经》（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《老子》甲乙本，据考古家推算甲本抄写年代至晚在汉高祖时期，编次为《德经》在前，《道经》在后）。

从战国末年，喜黄老刑名之学的韩非撰《解老》，《喻老》，河上丈人者流用神仙家观点解释《老子》开始，历代注家不绝，各以自己的主观见解来解释和阐发《道德经》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取舍之间，互有同异。在东汉出现的《太平经》、《老子想尔注》与早期道教关系最为密切。汉顺帝时出现的《太平青领书》（即《太平经》），已尊老

子为至高天神,并吸取《老子》中的内容作为太平道神学理论的组成部分;《老子想尔注》为东汉末张鲁所作,托“老子”之言,而演五斗米道(详见下文)。《三国志·张鲁传》注引《典略》:“(张)修为五斗米道,……使人为奸令、祭酒,主以《老子五千文》,使都习,号奸令”。显然,在东汉晚期,《老子》已被于吉、张道陵奉为太平道与五斗米道的经典了。至唐代,道教得到统治者的扶植,唐太宗为“崇重今朝冠冕”,宣布李聃为唐室李氏族祖,并推崇《老子》。据《广弘明集》卷二十五《叙太宗皇帝令道士在僧前诏表》云:“大道之兴,启于邃古,源出无名之始,事高有形之外,迈两仪而运行,包万物而亭育,故能经邦致治,反朴还淳。”唐高宗仪凤三年(公元678年)诏令自今以后,《道德经》为上经,贡举人必须兼通。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(公元733年)令士庶家藏《老子》一本,每年贡举人量减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两条策,加《老子》策;开元二十九年崇玄学,置生徒令习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文中子》、《庚桑子》;老子已被尊为“玄元皇帝”,天宝元年(公元742年)追号庄子为南华真人、文子为通玄真人、列子为冲虚真人、庚桑子为洞虚真人,其四子书改为真经。天宝十三年颁御注《老子》并义疏于天下。唐玄宗还曾亲受道教法箓,成了道士皇帝。由于道教成了皇族宗教,《老子》已成了圣典,故而道家哲学流派的伟大著作《老子》,被道教推尊宗仰为《道德真经》了。

二、从“老聃”到“太上老君”

相传,老聃是《老子》的作者,春秋时代的伟大哲学家。

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记载:“老子者,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。姓李氏,名耳,字伯阳,谥曰聃,周守藏室之史也。……老子修道德,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,居周久之,见周之衰,乃遂去。至关,关令尹喜曰:‘子将隐矣,强为我著书。’于是老子乃著书《上下篇》,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,莫知其所终。”此传中,对老子还另有说法,“或曰,老莱子亦楚人也,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”,“或曰,(太史)儋即老子,或曰非也。”说法虽不一,而后世大多以李耳为老子,又称老聃,“老君”之称则最早出现于《后汉书·孔融传》。

战国末至西汉,《老子》显扬,声誉日高,此书作者老聃,自然如水涨船高,名声日渐显荣;同时也由于《老子》哲理深邃,使人感觉深奥莫测,因而隐君子老聃被蒙上了神秘的烟雾。如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云:“(孔子)谓弟子曰:‘鸟吾知其能飞,鱼吾知其能游,兽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以罔,游者可以纶,飞者可以矰,至于龙,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。吾今日见老子,其犹龙邪?’”又云:“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,或言二百余岁,以其修道而养寿也”,“老子,隐君子也”。不论传说记述多么不一,不论人们对他产生多么深厚的神秘感,但在司马迁修《史记》的年代,“老子”也仍然被认定是世上的“人”,而不是天上的“神”、海上的“仙”。《老子传》中还记述老子的家世:“老子之子名宗,宗为魏将,封于段干;宗子注;注子宫;宫玄孙假,假仕于汉孝文帝;而假

之子解，为胶西王卬太傅，因家于齐焉。”明明是有情有欲、有子有孙的人，不是餐风饮露、脱离尘世的神仙。在汉武帝时，神仙方术士宣扬神仙信仰，只是推尊黄帝，犹未神化老子，即使如信奉神仙的淮南王刘安，他所著《淮南子》也未将道家与神仙家混为一谈。及至东汉班固修《汉书》，其中《艺文志》列举各家书目，在道家类既列有《黄帝》，也列有《老子》，但是神仙家类则只有《黄帝》而无《老子》。这就是说，在班固完成《汉书》的东汉光武帝永平至建初年间（公元58—84年），史书也并未把老聃描述为“神”，他仍然是春秋时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。但是，由于东汉时儒家已出现宗教化趋向，谶纬之学兴起，同时汉明帝时（公元58—75年）佛教由西域传入内地。神仙家受儒家尊崇尧舜、神化孔子的启示，也便效法儒家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，以重其言”的方式，依附于当时很有社会影响的黄老之学，推尊黄帝、老子以自文其教。佛教传入的刺激，对神化老子也有影响。由于神仙方术之士的渲染，哲学家的老子便逐渐被升离了世俗，而演化为神仙。开其端倪大致在汉明帝时期，《后汉书·楚王英传》记载：“英少时，好游侠，交通宾客，晚节更喜黄老，学为浮屠斋戒祭祀。……诏报曰：‘楚王诵黄老之微言，尚浮屠之仁祠，洁斋三月，与神为誓，何嫌何疑，当有悔吝？’”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：“世传明帝梦见金人，长大，项有光明，以问群臣。或曰：‘西方有神，名曰佛，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。’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，遂于中国图形象焉。楚王英始信其术，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。后桓帝好神，数祀浮图、老子，百姓稍有奉者，后遂转盛。”到汉桓帝时（公元147—167年）已设祠专祀老子，《后汉书·桓帝纪》记载：“（延熹）八年春正月，遣中常待左悺之苦县，祠老子。十一月，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，祠老子。”又《后汉书·祭祀中》：“桓帝即位十八年，好神仙事。延熹八年初，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祀老子。九年，亲祠老子于濯龙。文闕为坛，饰淳金扣器，设华盖之坐，用郊天乐也。”《后汉书·襄楷传》：“又闻宫中立黄老、浮屠之祠。此道清虚，贵尚无为，好生恶杀，省欲去奢。……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。”至汉灵帝熹平、光和年间（公元168—184年）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已盛行，信奉者甚众，老子已被尊崇为教祖。太平道所奉神书《太平经》卷一至十七中说：“长生大主号太平真正太一妙气、皇天上清金阙后圣九玄帝君，姓李，是高上太之胄，玉皇虚无之胤。……上升上清之殿，中游太极之宫，下治十方之天，封掌亿万兆庶，监察诸天河海、地源山林，无不仰从，总领九重十叠，故号九玄也。”老子已是太平道所奉最高的神。五斗米道有张鲁托名“想尔”所撰之秘典《老子想尔注》，《注》中说：“一者道也”，既“在天地外”，又“人在天地间”，而且“往来人身中”，“散形为气，聚形为太上老君，常治昆仑”。还说：“道使黄帝为之”，老子的地位超过了黄帝，成为五斗米道的最高天神，这是神仙信仰上的一个发展。

在东汉晚期，“老子”、“道”、“炁”已合而为一。《隶释》卷八有延熹八年的《边韶老子铭》记载，当时信道者运用《老子》“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不自生也”、“谷神

不死，是谓玄牝”的话，描述老子“离合于混沌之气，以三光为终始，观天作讖，降升斗星，随日九变，与时消息。规矩三光，四灵在傍；存想丹田，太一紫房。道成身化，蝉蜕变世，自羲农以来，世为圣者作师。”后汉王阜《老子圣母碑》亦云：“老子者，道也。乃生于无形之先，起于太初之前，行于太素之元。浮游六虚，出入幽冥。观混合之未别，窥清浊之未分。”老子已是无处不在、无世不在、无所不能的天神。

神化“老子”，尊号“太上老君”，其来有自。“太上”，本至高无上之意，出之古典，如《老子》云：“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亲之誉之”；《左传》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”；《礼记》：“太上贵德，其次务施报”。“立德”、“贵德”正是老子的风范，“太上”正适合老子的清高，因此创立道教的张道陵将“太上”这一桂冠奉戴在“老君”头上。从三张之五斗米道起，道教均奉老子为教主，尊称“太上老君”，一般简称“老君”。如魏晋行世的《黄庭外景经》云：“老君闲居作七言，解说身形及诸神。”东晋葛洪《抱朴子·地真篇》云：“老君曰：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”《抱朴子·杂应篇》云：“但谛念老君真形，老君真形见，则起再拜也。老君真形者，思之，姓李名聃，字伯阳，身長九尺，黄色，鸟喙，隆鼻，秀眉长五寸，耳长七寸，额有三理上下彻，足有八卦，以神龟为床，金楼玉堂，白银为阶，五色云为衣，重叠之冠，锋铤之剑，从黄童百二十人，左有十二青龙，右有二十六白虎，前有二十四朱雀，后有七十二玄武，前道十二穷奇，后有三十六辟邪；雷电在上，晃晃昱昱，此事出于仙经中也。见老君则年命延长，心如日月，无事不知也。”这时的“老君”高居金楼玉堂，护卫簇拥，猛兽环立，雷电其上，日月经天，何等威风显赫，哪里还似当年虚怀若谷、持雌、柔弱的皓首银须老人呢？

至南北朝（公元420—589年），“太上老君”这一徽号已经为道教中人所公认，北魏道士寇谦之利用“太上老君”的名义，着手“清整”道教，并自封为“天师”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记载有寇谦之的假托“太上老君”降世的故事，说：“以神瑞二年（公元415年）十月乙卯，忽遇大神乘云驾龙，导从百灵，仙人玉女左右侍卫，集止山顶，称‘太上老君’。谓谦之曰：往辛亥年，嵩岳镇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：‘自天师张陵去世以来，地上旷诚修善之人，无所师授。嵩岳道士、上谷寇谦之，立身直理，行合自然，才任轨范，首处师位。’吾故来观汝，授汝天师之位，赐汝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》二十卷，号曰《并进言》。……汝宜吾新科，清整道教，除去三张伪法，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，大道清虚，岂有斯事！专以礼度为首，而加以服食闭练”。稍晚于寇谦之的南朝刘宋道士陆修静，也假托“太上老君”的意旨，建立道教斋戒威仪。《陆先生道门科略》说：“‘太上老君’以下古委愆，淳浇朴散，三五失统，人鬼错乱，……故授汝天师正一盟威之道，禁戒律科，检示万民逆顺祸福功过，令知好恶，……使民内修慈孝，外行敬让，佐时理化，助国扶命。”这时的“太上老君”已不仅是恭维的尊号，而是已被描绘为亲理教务的、名副其实的“教主”。稍后于陆修静的南朝齐梁道教著名学者陶弘景，他把

当时的封建等级、官阶制度引入道教,造构《真灵位业图》,排列神仙系统,其中也列有“太上老君”和“老聃”的尊号和崇高的位置。至唐代,因道教盛极一时,“老子”被唐皇帝认为族祖,神化“老子”也就自然逐步上升。《旧唐书·高宗纪下》记载,唐高宗乾封元年追号“老子”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。《旧唐书·礼仪志四》载,唐玄宗天宝元年,诏《汉书·古今人物表》玄元皇帝升入上圣;天宝二年追尊为“大圣祖玄元皇帝”;天宝八年册尊为“圣祖大道玄元皇帝”;天宝十三年又上尊号为“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”。唐以后,有关“老君”的宗教性传说、记传、经书、艺术作品,一天比一天滋繁起来,相互渲染张饰,“老君”的“教主”及宇宙最高“天神”的地位,俨然是肯定无疑的了。

三、《老子》与道教教义

道教自东汉顺帝时(公元126—144年)沛人张道陵于鹤鸣山创立,一直便奉《老子》(《道德经》)为圣经,宣传以“道”和“德”为其根本教义,用神仙信仰去解释和阐发《老子》。道教之所以皈依“老子”,固然有抬出“老子”可以与儒家的孔子、佛教的释迦牟尼相抗衡、媲美的意思,但也不能不看到《老子》确实含有可以为宗教所援用的神秘主义思想因素,特别是其中有关宇宙本原的唯心之说、神仙信仰的长生久视之道、修道养寿的人生哲学,都是道教能够吸取、引申的内在思想因素。如:第四章:“道冲,而用之或不盈,渊兮,似万物之宗。挫其锐,解其纷,和其光,同其尘。湛兮似或存。吾不知谁之子,象帝之先。”第六章:“谷神不死,是谓玄牝。玄牝之门,是谓天地根。绵绵若存,用之不勤。”第十六章:“天乃道,道乃久,殁身不殆。”第二十一章:“道之为物,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,其中有象;恍兮惚兮,其中有物;窈兮冥兮,其中有精。”第二十五章:“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,独立不改,周行而不殆,可以为天下母,吾不知其名,字之曰道。……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第三十九章:“天得一以清,地得一以宁,神得一以灵,谷得一以盈,万物得一以生,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。”第四十章:“天下万物生于有,有生于无。”第四十二章: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。”第五十章:“盖闻善摄生者,陆行不遇兕虎,入军不被甲兵。”第五十九章:“深根、固柢,长生久视之道。”第七十三章:“天之道,不争而善胜,不言而善应,不召而自来,倓然而善谋。天网恢恢,疏而不失。”第七十九章: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。”等等。《老子》是春秋时期(公元前770至前476年)出现的一本富有唯心哲理的,精致的百科全书,其词句精练简洁,含意深奥曲折,很多地方使后人觉得混沌不明,感到神秘莫测,这正给神仙方术之士提供了向宗教引申的好条件,并因之而建立了以神仙信仰为核心,而以《老子》之学为理论的道教义理体系。

迄今,道教积累经书逾万卷,其中重要经书,不是托言太上老君“降授”,便是引

老君“道德”之言，而演说神仙之道。笼统地说，道教所宣扬之义理，无一不与《老子》在形式上及内在思想上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。为具体说明这一实际情况，这里便有必要将道教经典与《老子》加以对照比较，以显示真象。为节省篇幅，这里只能择其经书之要者，而且是仅就要经之要点来加以探究。看看道教是如何利用《老子》来演绎其教义的，从而也可以管窥《老子》对社会宗教意识影响之广泛与深刻。

道教宣传其根本信仰为老子的“道”和“德”。教徒所说的修炼，概括起来说就是“修道养德”。道教经书中如何解释“道”和“德”呢？

《太平经》卷十八至三十四中说：“夫道何等也，万物之元首，不可得名者。六极之中，无道不能变化。元气行道，以生万物，天地大小，无不由道生也。”“道无奇辞，一阴一阳，为其用也，……阳安即万物自生，阴安即万物自成”。卷六十八中说：“夫道乃洞，无上无下，无表无里，守其和气，名为神。”

《老子想尔注》说：“一者道也。今在人身何许？守之云何？一不在人身也，诸附身者悉世间常伪伎，非真道也。一在天地外，人在天地间，但往来人身中耳，都皮里悉是，非独一处。一散形为气，聚形为太上老君，常治昆仑。或言虚无，或言自然，或言无名，皆同一耳。”

《老君太上虚无自然本起经》说：“道者，谓太初也。太初者，道之初也。初时为精，其气赤盛，即为光明，名之太阳，又曰元阳子丹，丹复变化，即为道君。”

《玄纲论》说：“道者何也？虚无之系，造化之根，神明之本，天地之元。其大无外，其微无内。浩旷无端，杳冥无极。至幽靡察，而大明垂光。至静无心，而品物有方。混漠无形，寂寥无声。万象以之生，五行以之成。生者无极，成者有亏，生生成成，今古不移，此之谓道也。”

《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》说：“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”

《太上混元圣纪》说：“太上老君者，大道之主宰，万教之宗元，出乎太无之先，起乎无极之源，经历天地，不可称载，终乎无终，穷乎无穷者也。”

总之，“道”是非物质的宇宙本原，是宇宙的主宰者，“老子”异化谓之“道”，“道”人格化谓之“太上老君”。

何谓“德”？

《玄纲论》说：“德者何也？天地所禀，阴阳所资，经以五行，纬以四时，牧之以君，训之以师。幽明动植，咸畅其宜。泽流无穷，群生不知谢其功，惠加无极，百姓不知赖其力，此之谓德也。然则通而生之谓之道，道固无名焉。畜而成之谓之德，德固无称焉。尝试论之，天地、人物、仙灵、鬼神非道无以生，非德无以成。”

《老君太上虚无自然本起经》说：“德者，谓为善之功德也。……夫有德之人，念施行诸善，行者谓举足从径行，乃得大道。”“老君作《道经》复作《德经》，使忠信者奉

行之，假令但守道便可得遂，圣人但作一言之诀，何须并作诸经云耶？”“夫道得三乃成，故言三合成德。自不满三，诸事不成。夫三者，谓道、德、人也。人为一；当行功德，功德为二；功德行乃为道，道为三。如此人入道、德，三事合，乃可得。若有人但作功德不晓道，亦不得道也；若但有道、德而无人，人亦不得道也。”

所谓“修道养德”，就是敬祀“太上老君”，体“老君”自然之道而行，行善事，积功德，以得神佑，得道成神仙。

下面再就道教依据《老子道德经》而演说教义的要经，举例对照比较，以明真象。

（一）《太平经》

《道德经》第二章：“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万物作焉而不辞。”《太平经》卷十八至三十四中则说：“天地不语而长存，其治独神，神灵不语而长仙，皆以内明而外暗，故为万道之端”。“夫用口多者竭其精，用力多者苦其形，用武多者贼其身，此者凶祸所生也”。

《道德经》第十章：“载营魄抱一，能无离乎？专气致柔，能婴儿乎？”《太平经》卷五十二中则说：“欲知其意胞中童，不食十月与道通。自然之道无有上，不视而气宅十二重。故反婴儿则无凶，老而反少与道通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十六章：“归根曰静，是谓复命”。《太平经》卷七十三至八十五中则说：“求道之法静为根，积精不止神之门；五德和合见魂魄，心神已明大道陈。先知安危察四邻，群神大来集若云，若是不息长寿君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一章：“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”《太平经》卷六十八中则说“夫道乃洞，无上无下，无表无里，守其和气，名为神”。卷九十八中则说：“夫神，乃无形象，变化无穷极之物也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五章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独立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”《太平经》卷六十五中则说：“故天道比若循环，周者复反始，何有解已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三十七章：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，侯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”《太平经》卷十八至三十四则说：“道无所不能化，故元气守道，乃行其气，乃生天地，无柱而立；万物无动类而生，遂及其后世相传，言有类也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四十章：“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”《太平经》卷四十二则说：“本去故当绳之以真道，反其末极还就本，反其华还就实，反其伪还就真。夫末穷者宜反本，行极者当还归，天之道也”。“极上者当反下，极外者当反内，故阳极当反阴，极于下者当反上；故阴极反阳，极于末者当反本”。

《道德经》第四十二章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《太平经》卷七十三至八十五则说：“元气恍惚自然，共凝成一，名为天也，分而生阴而成地，名为二也；因为上天下地，阴阳相合施生人，名为三也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五十一章：“故道生之，德蓄之，物形之，势成之。长之育之，亭之毒之，养之覆之”。《太平经》卷五十六至六十四则说：“道者，天也，阳也，主生；德者，地也，阴也，主养；万物多不能生，即知天道伤矣；其有不生者，即知天克有绝者矣。一物不生一统绝，多则多绝，少则少绝，随物多少，以知天统伤。夫道兴者主生，万物悉生；德兴者主养，万物人民悉养，无冤结。”

《太平经》中这样的例子很多。

（二）《老子想尔注》

《道德经》第十章：“载营魄抱一，能无离乎？”《老子想尔注》则说：“一者道也，……一在天地外，入在天地间，但往来人身中耳，都皮里悉是，非独一处。一散形为气，聚形为太上老君，常治昆仑，或言虚无，或言自然，或言无名，皆同一耳。”“神成气来，载营人身，欲全此功无离一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十六章：“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是曰复命，复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”《老子想尔注》则说：“道气归根，愈当清静”，“知宝根清静，复命之常法也”，“入清静，合自然，可久也”，“道人当日重精神，清静为本”。

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一章：“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”。《老子想尔注》则说：“万物含道精”，“有道精，分之与万物，万物精，共一本”，“精者，道之别气也，入人身中为根本。”又说：“人为精车”，“精结为神，欲令神不死，当结精自守”，“夫欲宝精，百行当修，万善当著，调和五行，喜怒悉去，天曹左契，算有余数，精乃守之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三十章：“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强天下，其事好还：师之所处，荆棘生焉，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。”第三十一章：“夫唯兵者不祥之器，物或恶之，故有道者不处。”《老子想尔注》则说：“兵者非吉器也”，“道故斥库楼，远狼狐，将军骑官房外居，煞星修柔去极疏。但当信道，去武略耳。”又说：“以兵定事，伤煞不应度，其殃祸反还人身及子孙”，“天子之军称师，兵不合道，所在淳见煞气，不见人民，但见荆棘生”，“为善至诚而已，不得依兵图恶以自强”，“至诚守善，勿贪兵威，设当时佐帝王图兵，当不得已而有”，“兵者非道所喜”。

（三）《参同契》

《道德经》第十章：“载营魄抱一，能无离乎？”《参同契》则说：“抱一毋舍，可以长存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十六章：“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”《参同契》则说：“含德之厚，归根返元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十一章：“故有之以利，无之以用。”《参同契》则说：“以无制有，器用者空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五章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《参同契》则说：

“引内养性，黄老自然”，“无平不陂，道之自然”，“施化之道，天地自然”，“阴阳相饮食，交感道自然”，“以类辅自然，物成易陶冶”，“自然之所为兮，非有邪伪道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二十八章：“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。”《参同契》则说：“知白守黑，神明自来，白者金精，黑者水基，水者道枢，其散各一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三十八章：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，下德为之而有以为。”《参同契》则说：“上德无为，不以察求，下德为之，其用不休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四十章：“反者道之动，弱者道之用。”《参同契》则说：“反者道之验，弱者德之柄。”

（四）《悟真篇》

《道德经》第三章：“虚其心，实其腹”。第九章：“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”。《悟真篇》则说：“虚心实腹义俱深，只为虚心要识心，不若炼铅先实腹，且教守取满堂金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一章：“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”《悟真篇》则说：“异名同出少人知，两者玄玄是要机，保命全形明损益，紫金丹药最神奇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六章：“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”《悟真篇》则说：“玄牝之门世罕知，休将口鼻枉施为，饶君吐纳经千载，怎得金鸟搦兔儿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十六章：“夫物芸芸，各复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是曰复命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，凶。”《悟真篇》则说：“万物芸芸各返根，返根复命即常存，知常返本人难会，妄作招凶往往闻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一章：“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”。第四十三章：“无有入无间，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。”《悟真篇》则说：“恍惚之中寻有象，杳冥之内觅真精，有无从此自相入，未见如何想得成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三十一章：“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将军居左，上将军居右”。第六十九章：“用兵有言，吾不敢为主而为客，不敢进守而退尺”，“祸莫大于轻敌，轻敌几丧吾宝。”《悟真篇》则说：“用将须分左右军，饶他为主我为宾，劝君临阵休轻敌，恐丧吾家无价珍。”

《道德经》第四十二章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《悟真篇》则说：“道自虚无生一气，便从一气产阴阳，阴阳再合成三体，三体重生万物昌。”

明代《正统道藏》与《万历续道藏》共有 5485 卷，共收经书 1476 种，除一少部分原属易类、起居注类、地理类、儒家类、墨家类、医家类、名家类、法家类、兵家类、纵横家类、杂家类、术数家类、别集类的数十种书被收入外，《道藏》绝大部分经书无不或多或少归依《道德经》以自尊其教。

四、道书中所神化的“元炁肇始”、“无世不存”的老君

对于老子的神化，在南北朝已称为“太上老君”，至唐代追尊为“大圣祖高上大道

金阙玄元大皇帝”，但这还不是神化老子的最高峰。唐以后道教张饰老子，更为升高。最系统的要算宋代观复大师谢守颙所撰《太上混元圣纪》。“老子”不仅无限崇高，而且是具有创造和主宰宇宙一切的威力。

谢守颙认为以往的老君纪传“率多疏略”，如司马迁《史记·老子传》、班固《古今人表》、刘向《列仙传》、嵇康皇甫谧之叙高士、葛洪《神仙传》及以后之《集仙传》《总仙传》，“皆蔑裂百不具一”，还认为“尹文操编圣纪八百二十章，贾善翔传犹龙析为百篇，虽记述颇详，而枝蔓旁引，首尾失次，其间取舍，未免乖违，二三其说，览者滋惑”。实际上是他认为神化老子还不够虔诚、明确、系统，因此他“遍考三教经典传记，究其源流，仍序历代崇奉之事，编为圣纪，冠以年谱。若夫五太之初，九皇之始，真文未兆，载籍叵详，今始纂书史所载老君应世之岁月，述其年谱。”认为，“太上老君者，大道之主宰，万教之宗元，出乎太无之光，起乎无极之源，经历天地，不可称载，终乎无终，穷乎无穷者也。其随方设教，历劫为师，隐显有无，罔得而测，然垂世立教应现之迹，昭昭然若日月”。《太上混元圣纪》把老子尊崇为无世不在、屡世为王者之师的创世主、活神仙。《纪》中说：

“老君者乃元气道真造化自然者也。强为之容，则老子也。以虚无为道，自然为性也。夫莫能使之然，莫能使之不然，亦不知其所以然。不知其所以然，故曰自然而然者也”。

元气肇始，天地初立，有神人号天皇氏。老君应运降迹为天皇氏之师，号通玄天师，“正方圆上下之形，定洪荒朴略之状”，“配四海于四神，付五行于五帝”。地皇时，老君降迹为地皇之师，“分配刚柔，制定寒暑，地增博厚，天益高明。圣力无穷，神功靡测。万木甲坼，万草勾萌。羽族毛群区分于兑离之位，介虫鳞类支分于坎震之宫”。人皇时，老君博施济众，为人皇之师，号盘古先生。“三百六十之川初分血脉，一万五千之策乍配偶奇，三壬三乙之神离胎于水木，六丙六辛之将出孕于火风”。

伏羲时老君降世，以道弘济，降迹为师，号郁华子。“教之以画八卦，指之以分三才，助之以造书契之文，制之以代结绳之政”。祝融氏为火德之祖，时老君降世，号广寿子，教民陶冶。神农氏时老君下为帝师，号传豫子，“付之于五运，分之于四时。助之以正万机，明之以辨百谷。变饮血茹毛之化，移黄桴土鼓之音。毁穴焚巢，上栋下宇，范金合土，燔黍擘豚。制耒耜以济兆民，作陶冶以利万物。天雨粟以呈瑞，地芒稼而彰稔”。

黄帝时老君降世，居于崆峒山，号广成子，助帝以战蚩尤，“化鱼鳖为兵士以助王帝，变云霞为神祇潜扶军阵，能弭兵于涿鹿，偃戈于阪泉”，战胜了蚩尤。少昊时老君复降于崆峒山，号随应子，一号太极先生，为少昊之师，“说庄敬之典，教之顺时迎气，昭配神明。羽族呈休，命之鸟官，理分九扈，以统百帅。景合璧以表灵，凤衔图而示贶。悉由至道，彰此帝谟”。颛帝时老君降于衡山，为帝师，号赤精子，“教之解纷塞

兑，治国安民，涤荡九黎，陟明八凯。有龙野紫髯之凶丑，有蛇身赤发之渠魁，力拔不周，首触山碎。天低西北，致日月之西行；地亚东南，使江海东注。追呼六甲，役御百灵，训之以微言之经，教之以大顺之道”。帝尝时老君降世，居于江滨，号录图子。敷道布化，济代为师。“谈黄庭之妙言，隐日遁月，称录图之嘉号，返邑移城。制九州之命，作六英之乐。封勾芒以佐苍帝，敕蓐收以翼白方；封岱岳而印金泥；照寰区而开玉镜。饮太活之井，游不夜之乡。”帝尧时老君降世为师，居姑射山，号务成子；讲玄德之经道，以治国于玄化。帝舜时老君降世，居河阳，号尹寿子。“谈无为之理，讲离合之经。三苗克俊，四罪咸服。百揆时序，五典谨徽。怀明神之珠，赐照华之玉。”

夏禹时老君降世，居商山，号真行子，“克匡王道，爰作帝师。谈德行之经，行为国之法。”商汤时老君降世，居潜山，号锡则子，“权离左极，下为王师。说长生之经，体自然之道”。

以上只是说老君分身下降，随世立教，事竟则隐，故无在世诞生之迹。至商十八世王阳甲践祚之十七年，老君才是“分神化炁”下凡，投胎托孕于“玄妙玉女”，经八十一年，于武丁九年二月十五日降生。《混元圣纪》以此为老君最早的诞生之迹的纪传。

辛纣时老君降于岐山之阳，号鬻鬻子。周文王为西伯，召为守藏史。

周武王时迁老君为柱下史。周成王时老君仍为柱下史，号经成子。授道周公，乃游西极大秦竺乾等国，号古先生。周康王时老君复归于周，号郭叔子，复为柱下史。周昭王时老君西过函谷关，传道关令尹喜，授以《道德五千言》。

周厉王时降于楼观，授道士宋伦以中景之道、通真之经，并灵飞六甲素奏丹符。周宣王时老君降于渭川，告以岁星北移，周室将衰。周平王时老君复出关，开化诸国，至西海流麟等洲，复还中国。周敬王时，孔子谓南宫敬叔曰：“吾闻老聃博古赅今，通礼乐之原，明道德之归，则吾师也。今将往矣。”遂至周见老子。周夷烈王时，老君还秦，秦献公授馆致礼，问以历数，老君出散关。周显王时老君东还，游赤城蒙山，重过扶桑，校集群仙，已而隐于嵩山太室少室。周赧王时，老君与尹喜诸仙西游女儿鸡头天柱，复出散关，遂升昆仑，还紫微上官。

秦始皇时，老君降于楼观南之老君祠，“授帝以《鬼林经》、策使鬼神之符”。

汉文帝时，老君降于陕河之滨，号河上公，亦曰河上丈人。授帝《道德经》。汉成帝时，老君降于琅玕曲阳，授于吉《太平经》。汉明帝时老君再降，“授于吉真人一百八十戒”。汉安帝时老君降于泰山，“召江夏史刘图校定天下簿籍，因示罪福报应之事”。汉顺帝时老君降于蜀之鹤鸣山，授天师张道陵《正一盟威》秘箓、《太清中经》九百三十卷、符文七十卷，又授三洞众经及超度九祖斋直之法。汉桓帝时老君降于成都，授张天师北斗酆死注生之法、制六天斩邪文。汉灵帝时老君降于天白山，授仙人葛玄《上清》、《灵宝》、《大洞》等经及三箓七品斋法、劝戒法轮转神入定等经。

北魏明元帝时老君降嵩山,授道士寇谦之“天师”之位,赐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》二十卷,命其清整道教,辅佐“太平真君”(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)。太武帝初继位,老君复降嵩山,命寇谦之授帝“太平真君”之号。

隋炀帝时老君降终南山,语山人李淳风以唐公李渊受命之符。隋末老君降山西浮山附近之羊角山,现形语道士吉善行,说李渊将作皇帝,并自认为李氏之祖。唐高宗时亲祠老君,绘图像,上尊号“玄元皇帝”,圣母为“先天太后”。唐玄宗时老君降于丹凤门外,语田同秀曰:“我昔日入流沙,藏一金灵符在尹喜旧宅,可奏帝取之。”又降太白山,语山人王玄翼以宝仙洞有妙宝真符。唐懿宗时有贼欲劫太清宫,老君降世,乘空而行,须臾黑雾迷漫,贼迷路自相践踏。宋真宗时,上老君尊号“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”。徽宗时老君乘白马驾祥云降于茅山玉晨观,授梁光映《天童经》。

《混元圣纪》成书于宋,故截止于宋。宋以后道教宣扬老君显灵降世的宗教传说也不少。如明洪武七年(公元1374年)薄关清庵居士令狐璋所传《太上老君历世应化图》(今存成都二仙庵退隐王伏阳重刊本),载“混元垂教,上下数千年已往之迹”,共为八十一化,即:(一)起无始;(二)运自然;(三)现真身;(四)秉教法;(五)受玉图;(六)登位统;(七)历劫运;(八)造天地;(九)诞玄灵;(十)变真文;(十一)垂经教;(十二)撰灵篇;(十三)为帝师;(十四)置陶冶;(十五)赞元阳;(十六)教稼穡;(十七)始器物;(十八)居崆峒;(十九)传经蕴;(二十)说道德;(廿一)资宝文;(廿二)遗盘名;(廿三)降圣迹;(廿四)隐柱下;(廿五)弃周爵;(廿六)刻木羊;(廿七)临闾宾;(廿八)化国王;(廿九)集圣众;(卅)演金光;(卅一)起青莲;(卅二)跨神龙;(卅三)摧剑戟;(卅四)说浮屠;(卅五)降外道;(卅六)藏日月;(四十)显诸国;(四一)遍天竺;(四二)开摩羯;(四三)示胜相;(四四)试徐甲;(四五)度关尹;(四六)会青羊;(四七)窥天垣;(四八)锡妙方;(四九)谕冲举;(五十)授真经;(五一)叹犹龙;(五二)教卫生;(五三)训阳子;(五四)谭天地;(五五)诏沈羲;(五六)付鬼林;(五七)解道德;(五八)授道像;(五九)游琅玕;(六十)校图籍;(六一)盟威箴;(六二)说斗经;(六三)授大洞;(六四)拯民灾;(六五)饬教戒;(六六)创安化;(六七)光醮坛;(六八)皇天原;(六九)柱像文;(七十)庆玉像;(七一)彰灵宝;(七二)现朝元;(七三)颂流霞;(七四)刻三泉;(七五)云龙崖;(七六)应帝梦;(七七)居玉堂;(七八)履白莲;(七九)明崖壁;(八十)殄庞勋;(八一)愈恶疾。每一“化”,都有奇诞的宗教传说故事,生动而富有浓郁的宗教情感,“老子”已经完完全全是“神”,而不是曾食人间烟火物的“思想家”了。

总之,“老子”一天比一天神威、显赫,高居“太清”之境,主宰宇宙的一切。

结 语

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《老子》,只是一本卓越的哲学著作,作者老聃(李耳)也只

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。尽管《老子》是哲理的宝藏,闪耀着智慧的光辉,老子皓首银须,遁世养寿,有几分神秘色彩,但《老子》毕竟是世人著的书,不是天书,老聃是人而并非天神。可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演变,却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单纯和简单。《老子》居然会变成了道教的圣经,老聃竟然被抬上了最高天神“三清”的宝座。书有了神圣的灵光,人也绕上了熠熠的灵光。从地上到天上,从世俗到彼岸,其书其人经历了复杂的异化过程。在客观历史事实面前,我们不能不承认《老子》与老聃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实在太大了。在中国,古往今来,几乎没有另一本书、另一位哲人能同老子比较其神圣性,即使如《论语》与孔子也还没有被神化得那么崇高。人们吸吮《老子》智慧的乳汁,敬仰着老聃高尚的人格风范,各人因其政治、经济地位、文化素养之差别,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、运用它、发挥它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在宗教领域,其书其人经过宗教的演绎,变成了圣经与天神。

第二节 道教义理与《列子》

继老聃之后,被后人尊为杰出道家哲人的是列子。晋代以后流传于世的《列子》一书,被唐以后道教奉为道教经典,相传为《列子》作者的列御寇,亦被道教奉为神仙,列为“四子真君”之一,并传说他是“老君”的四大弟子之一。在道教宫观祀奉“太上老君”的殿堂里,左右陪祀有四位真人,其中第二位为“冲虚真君”,这便是列子。

道教祖师春秋时代的老子,在理论上以“道德”为旨归,形成与儒、释之抗衡,那么传为战国哲人的列子又是怎么会被道教奉为神仙,《列子》怎么会被奉为道经的呢?纯属道教依附,还是两者之间有可联系的因素使然呢?略试析之。

一、关于列御寇、《列子》

“列御寇”之名,屡见于《庄子》,有时称“列子”,有时称“子列子”,还专撰有《列御寇》^①。先秦古籍中曾提到过列子的还有《管子》、《晏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尸佼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及刘向编《战国策》的史料。《史记》无传,其它史料亦未见完整传记。介绍列子较为详细的还是《庄子》,虽说零散些,但集中起来,亦可概知列子的人品与哲学风格。

《庄子·逍遥游》:“夫列子御风而行,泠然善也,旬有五日而后反。彼于致福者,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乎行,犹有所待者也。”

《庄子·应帝王》中说,列子的老师是郑国人林壶子。有神巫季咸,“知人之生死

^① 见《庄子》。